

中国革命史 教学参考资料选编

第二册

北京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
一九八四年秋

目 录

(第 二 册)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与蒋介石会谈记录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五日)(369)

国民党政府与美国政府“解决”宁案的换文

(一九二八年三月三十日)(376)

国民党政府统治下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节录).....(378)

国民党政府统治下的农民生活状况(辑录).....(384)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国民族工业.....(388)

剧共大观 (一九二八年四月十日) 鲁 迅(403)

“八七”会议 (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405)

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 毛泽东(417)

南昌起义的历史意义和经验教训 聂荣臻(419)

秋收起义与我军初创时期 罗荣桓(430)

大革命失败与广州起义 叶剑英(438)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序列表 (一九二八年)(446)

中国工农红军序列表 (一九三〇年)(448)

土地法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 在井岡山)(451)

反对本本主义 (一九三〇年五月) 毛泽东(454)

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

通知 (一九三一年四月二日) 毛泽东(462)

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

- (一九三一年二月) (节录) 陈绍禹(464)
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 陈云(471)
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
(遵义会议, 一九三五年一月八日) (479)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
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 (498)
“九·一八”事变后, 蒋介石坚持对日妥协退让、坚持消灭
革命力量的言论 (一九三一——一九三四年)
(摘录) (540)
何梅协定 (一九三五年六一七月) (549)
“一·二八”淞沪抗战 (551)
福建人民政府 (556)
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 (560)
中共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
(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 (565)
回顾长征 刘伯承(572)
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
(一九三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586)
平津十校学生自治会为抗日救国争自由宣言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一日) (590)
北平学生“一二·九”示威 (592)
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 (瓦
窑堡会议,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603)
中共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
(一九三六年九月一日) (624)
张学良、杨虎城通电

-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626)
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九日)(627)
记“西安事变” 申伯纯(630)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田中义一与蒋介石会谈记录

李 华 译

说明：1927年8月12日蒋介石由于国民党内部矛盾加剧，曾宣布下野。于9月28日与张群等由上海东渡日本。先后和日本财界、政界、军界、右翼团体如满铁总裁山东条太郎、外务省次官森恪陆军大臣白川义则、参谋总长铃木庄六郎、参谋次长南次郎及头山满等会谈。1927年11月15日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的会谈，即是这一系列会谈中最重要的一次。《会谈记录》记下了：蒋介石为坚决反共反人民并建立其统一的政权，急切地乞求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以田中义一为代表的日本统治集团，坚决支持蒋介石反共，却反对蒋军立即进行北伐。田中说：日本对蒋“将不惜给予充分援助”。蒋对田中说：中国军队的行动“当以中国及列强的利益为目的”，乞求日本“进行干涉和援助”。这是一份研究日蒋勾结的重要史料。今译出供教学和研究工作者参考。

敬启者：本月五日，前来东京的蒋介石访问田中总理于青山私宅，双方进行会谈，有佐藤少将列席，并有会谈记录，现抄送一份，以供参考。此致
驻华公使
驻上海、驻汉口、驻沈阳各总领事。

出渊外务次官

昭和2年（1927年）11月14日

田中义一与蒋介石会谈记录

蒋介石于昭和二年（1927年）十一月五日下午一时半携同张群访问田中总理于青山私宅。会谈约二小时。因总理即将前往腰越地方，时间匆迫，不得已结束会谈辞去。

会谈主要内容如下：

总理：本人不仅熟知您的经历、行为以及奋斗情况，而且对于您能以坚强的意志行事，一向深感敬佩。特别是此次断然下野，乃是深为国家的将来着想，我认为这实在是非常得体的行为。本人先谈这些，下面请教您的高见。

蒋介石：本人从学生时代即致力于革命，曾蒙孙中山的恩遇。现在中山已故，在缅怀中山情切之中，不禁联想和思慕阁下。本人夙知阁下对孙情谊很深。孙系本人前辈，所以也把阁下看做是自己的前辈，以师长相待，毫无隔阂，愿蒙教诲。本人打算进一步向阁下有所请教。但希望虽如此，因阁下很忙，恐怕打扰过多，所以先把自己的看法搁置一下，请阁下先示教诲。

总理：今天的会见，无须探询过去的问题。近来情况，也因已接到详细报告，所以也不必另向您进行探问。只有您将来如何打算，我倒很想了解一下抱负。

蒋介石：从前拟订过几个计划，也曾有过各种希望，不过都已失败。而且这些计划和希望虽然都由专家经办，但仍然全盘失败。将来应该如何进行，愿听指教。

总理：现在，唐生智也好，汪精卫也好，李宗仁，白崇禧、程潜、何应钦也好，大体上都只是一意致力于扩大自己的地盘，对大局并不关心。如何才能把他们收拢起来，可以说实在是个困难问题。我认为目前的状态比孙中山进行反袁

的第三次革命还要困难得多。孙中山是革命的元勋，国民党的创始人，所以和任何方面都有联系，都享有威望。群雄可以他为中心进行活动，而今他已物故，各方面陷于分裂状态，所以进行革命十分困难。当此之际，从大局着眼，应以先行整顿江南为当务之急。整顿江南，除您以外不复再有他人可当此任，您应该自重。假如长江以南不能统一，其间共产党便会成长，即使一旦摘掉嫩芽，仍会再次发芽生叶；如果侥幸能因收拾局部而控制全局，就可使共产党不能抬头。否则，将为极大的隐患。您在南京时；我因相信您的实力，认为您的力量一定会使南方的局面稳定下来，所以也曾和外国谈过，并计划带头把公使迁往南京。派令芳泽公使就便前往南京稍事逗留，也是意在于此。但是事与愿违，不胜遗憾之至。当今之计仍应首先整顿长江以南，一俟基础巩固，方可着手北伐。这样部署，仍为最好的办法。能够做这件事的除您以外，别无他人。至于应该如何整顿南方，本人对于实际情况不甚了解，还是您自身最为清楚。我能提出作为参考的是：您不必过份着急于北伐，首先在于巩固自己的地盘。北方张、阎、冯的争斗，可让其自找归宿，还是放任不管为上策。此外，唐生智的行动看起来也难以成功，恐怕不久即刻败退。所以您应该专心致力于南方一带的统一。

列强里面，在贵国最有利害关系的是日本，日本对于贵国的内乱固然可以一概不予干涉，但共产党如在贵国得势，便断难袖手旁观。根据这一道理，反对共产主义的您如能巩固南方，这对日本来说，乃是最大的期望。为此，在国际关系允许的条件下，或在不牺牲日本的利权等条件下，对您的事业，将不惜给予充分的援助。本人的看法和第三次革命当时并无不同之处，不过当时是以孙君为对象，现在是以孙君的

继承人蒋君为对象而已。您此次下野的态度，我在前面谈过，作为个人虽可敬佩，但从大局着眼，使南京政府垮台实属憾事。希望您将来不要对冯玉祥和阎锡山抱有希望，而要单独地先把南方巩固下来，日本对此必将给予最大限度的帮助。您在南方打下坚固基础的事业中将会如意。现在广东以及其它南方的巨头们，既不统一，又为自己本位而活动，其局面究竟能继续多久，是值得怀疑的。您可以无动于衷，只等时机的到来。切勿急躁，时机定会到来。焦急对您大为不利。上面的话，不过是因为您特地征求愚见，故乃畅所欲言，还请您见谅。现在打算附带说一下的是：日本对于张作霖的态度问题。人们动不动就说日本援助张作霖，这完全不合事实。日本绝对没有支援过张作霖，不用说是物质，就是替张说话等等也从未有过。日本的希望，只在于满洲的治安得到维持，便已安心了。

蒋介石：阁下的发言，乃系根据中国现状而得出的结论，所以我认为再无其他更好的办法。对于阁下现在不可立即进行北伐的高见，我完全抱有同感。在南方巩固以后，再行讨伐北方，也是一致的。我虽懂得这个道理，但是，从前为什么还要进行北伐呢？不过是由于当时的形势，生怕不进行北伐，反而会祸起江南。

总理：我也有过这种想法。

蒋介石：革命军的成份复杂，将士有轻敌的风气，当时如不北伐，势难免于分裂。老实说，由广东出发时，兵力不过两万人，一到江南数量就达到二十师以上。内部复杂，如果大敌当前，可以团结。一无敌军，就要分裂，驾驭这些队伍真是费尽心机。

总理：本人也可以想象得到。其次，关于您今后在什么

时机方可出山的问题，愚见认为可在孙传芳反复窥伺江南之时。孙传芳虽说已放弃图南的念头，但如果他认为此举不一定失败的话，恐怕还会故态复萌，而这时正是您应该抓住的机会。

蒋介石：我认为共产党如果得势，我就可以东山再起。否则，即使孙传芳南下，我也决心不再出山。

总理：您和孙之间是否已经有了某种默契？

蒋介石：并无某种默契，只是孙若渡江势必失败。

总理：也许如此，判断是因人而异的。总之，因为是您本国的事情，所以您知之必深。但是，做人办事，必须想到别人失败之日，正是自己成功之时。共产党的得势，并非出于李宗仁、程潜等人的活动，（由于共党得势）说不定还将造成土匪的猖獗。汪兆铭的态度如何，固然不甚了解，但是任何人今天也不会标榜共产党而进行活动，共产党恐怕要利用土匪。

蒋介石：诚如阁下所说，在军队里面不一定没有共产党，所以需要留意，对于指挥官虽然没有什么可怕的，但是共产主义者浸入军队，却令人胆寒。

总理：对于此事，我也有同样的忧虑。共产党在日本蔓延，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壮大。日本方面之所以经常叫喊反对贵国赤化，不外是为了自卫。我对蒋君表示同情，也是为了这点。如果您是共产党的同情者，我们就不会予以信赖，我相信您对共产党的看法和我的看法是一致的。

蒋介石：刚才阁下指教我说，孙传芳渡江之日，就是我应该出山之时。我回答说本人无意在这种时候出山。但是目前中国的形势，极端混乱纷纭，国家既甚危险，列强也不安心。对我个人来说，固然不是可以出山的时候。但是做为中

国的国民来说，我认为实难袖手旁观，理应考虑振奋起来，负起完成革命、实现统一的任务。在乘船前来日本的时候，原来预定经由日本前往欧美各国，在海外消磨五年的时间。但在到达日本将近一月以来，由于和贵国各方面人士的接触，感觉空在海外旁观本国的时局，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因而决心在陈述自己想法，听取阁下教诲之后即行回国。

但是，并不是打算回国之后，立即出山。关于此点，有个秘密。汪兆铭已经来电报说：“从速回国，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自己并无意应允。因此即使回国，暂时也不打算有所活动。今天对于初次见面的阁下所以泄露此事，乃是由于本人认为阁下是久已知心的前辈，所以不愿有任何隐瞒，而全盘说出，以便阁下有所指教。

总理前面说过不能损害日本的利权，本人也认为如果日本在中国的利权获得保证，中国的国富民强也可实现，说起来两国的利害是一致的。为此，必须早日完成革命，稳定时局。从此意出发，中国军队的革命行动自当以中国及列强的利益为目的。尽快完成革命是我和同志们的理想。中国之所以排日，乃是认为日本帮助张作霖才引起的。本人对于日本的态度虽然十分了解，但是嫌弃军阀的中国国民却认为日本是军阀的靠山。所以日本有必要帮助我们同志早日完成革命，消除国民的误解。如果真能如此，满蒙问题也便容易解决，排日行动当可绝迹。如日本借口有碍列强的关系，不能给予中国以任何援助，此乃抹煞中日特殊关系的论调，无须重视。现在和中国打交道的列强虽然为数不少，但确有紧密的利害关系的不过日俄两国。俄国在这种理由下，对中国已经有所干涉，日本为什么没有理由进行干涉和援助呢？自己身为革命党，说这种话，将要被人看做是卖国贼，遭致国人的

唾弃，不过阁下是自己信赖的前辈，所以才向阁下披沥衷情。

（总理预定下午三时从东京车站前往腰越，因会谈已超过时间，改为下午三时四十一分出发。但会谈进行到此，已是三时二十五分。）

总理：听到您推心置腹的谈话，我本人还有许多话要说，但因出发时间紧迫，即使再行推迟出发时间，今天也不会把话说完，所以只得期请他日。在阁下旅居东京期间，一定再见面一次，以便有所悬谈。

蒋介石：万一本人离开东京，张群会留下一个时期，阁下的意见可以直接通知张群，也可以通过佐藤少将转达给他。

佐藤安之助列席并记录
(译自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
并主要文件》下卷102—106页)

国民党政府与美国政府 “解决”宁案的换文

(一九二八年三月三十日)

(一) 国民党政府致美公使照会

大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外交部长为照会事：

关于去年三月二十四日所发生之南京事件，国民政府依据本部长与美国公使自今年二月二十六日开始讨论后互相同意之大纲，准备立即解决，借敦中、美两国国民固有之睦谊。茲本部长以国民政府名义，对于本事件，虽经调查证实，完全为共产党于国民政府未建都南京前所煽动而发生，但国民政府仍负其责。茲固对于美国国旗及美国政府代表等有不敬之处，领馆暨侨民受有生命财产上之损失，不得不以极诚恳之态度，向贵国政府深示歉意。国民政府对于在华美人民生命财产，迭经本其素持之政策，通令军民长官继续切实保护。现在共产党及其足以破坏中、美人民友谊之恶势力，业已消灭，国民政府深信此后保护外人，自必较易为力；故特担任对于美侨生命及其正当事业，决不致再有同样之暴行及鼓动。至当时被共产党煽动而参加不幸事件之该军队，业已解散，国民政府且已施行切实办法，以惩办肇事兵卒及其他入。此则本部长堪为贵公使附带通知者也。国民政府依照国际公法通行原则，对于美国在宁领馆员及美侨所受生命财产

上之损失，担任充分赔偿。为此，国民政府提议组织中美调查委员会，以证实美人从有关系之华人方面所确受之损失，并估计宁案中所应赔偿之数目。相应照请查照见复为荷。须至照会者。下照会大美国特命驻华全权公使马

国民政府外交部长 黄 鄂

(二) 美公使答复国民党政府照会

为照复事：

准贵部长本日照会，内开(中略)等由，准此，本公使深知贵国人民于不为恶势力所煽动之时，素有公道及自敬之心；且深信对于去年三月二十四日南京事件，贵国有思想人民，莫不慷慨；并信所有该事件各犯，尤以亲身负责之林祖涵一名为最要，其惩办一层，必能依照表示，从速完全履行。故本公使代表本国政府承受贵部长来文内开各条件，认为因南京事件而发生各问题，确切解决。美政府深信此次解决之诚挚精神，希望所有各该条件，诚实履行，借以表明南京当局对于中、美两国人民他方面之关系，亦必以诚实与善意对待可也。相应照复。须至照复者。

美国驻华公使 马克谟

(《东方杂志》第25卷，第7号，第105页
(节自《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下卷，第一分册)

国民党政府统治下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节录）

反动势力对于工人阶级进攻的形势

国民党自一九二七年反动以后，与帝国主义及一切反动势力联合，积极的向工人阶级进攻。其主要的政策是用极端的白色恐怖来对待工人阶级，不断的屠杀、拘捕工人群众的革命分子，以消灭肉体来对待工人中的革命领袖。去年（指一九二八年——编者）一月至八月的工农被屠杀者将十万人，内中仅有二万七千六百九十九人是正式宣布“罪状”的，现在关在监狱内的还有一万七千二百人左右。虽然反动势力以这种残酷的手段来对付工人阶级，仍然不能消灭中国工人阶级的革命行动，……反更促进他们的反抗，特别是在‘五三’惨案发生后，工人阶级革命情绪的激发，使蒋介石及汪、陈派不得不采用改良主义的欺骗方法来缓和群众的革命行动，麻醉工人群众，来消磨群众的革命性。帝国主义在世界欺骗工人的走狗——国际劳工局长汤麦氏这时也亲身来华，以欺骗世界工人的经验来对付中国工人群众及告诉中国资产阶级一些欺骗方法。这种欺骗方法到现在虽在群众中发生一些影响，但不能消灭群众的革命斗争，最近的工人群众斗争的发展就可证明。

至于革命工会老早封闭殆尽，稍有革命行动的工会亦禁止存在。反动统治者首先以改组工会的名义，建立御用的官

僚工贼工会，以箝制工人的行动，可是屡遭工人群众的反抗，已不发生作用；在‘五三’惨案前后，又以工会整理委员会的名义重整旗鼓，以改良欺骗方法在群众中发展黄色工会的组织，规定一切工会须在国民党部和政府登记，一切行动都要经党部许可，企图用法律来箝制工人组织工会的自由，以和平的合法的方法来代替工人的直接斗争，以动资合作代替阶级斗争；委派国民党员改组斗争的工会，派遣秘书，把持工会的会务，如铁路工会；对于稍有革命性的工人群众，仍是以白色恐怖的手段对付（如最近在河南丝厂拘捕四百余人等）。这正是反动统治者目前对付工人阶级的策略。

中外资产阶级运用反动的政治武力，加厉对工人进攻，不仅在“共产时代”工人由斗争中所争得的条件，取消殆尽，工人中的革命分子被大批开除，并且中国资本家更借口整顿生产发展实业，以加重工作，增长时间，减低工资，大批开除男工，代以童工女工，加紧剥削，至于压迫苛待，更是不堪言了。

反动势力进攻下的工人生活状况

目前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一般的来说，是一天比一天的恶化了。为了更能实际了解工人生活状况起见，分述如下：

一 工资减低

工人工资是日渐低落了。一般工资的低落，有两个原因：第一，自国民党反动后，工人在所谓“共产时代”所争得的条件，被资本家利用他们反动的政治势力，完全推翻了，工人的工资，不独没有增高，并因此减少。自“四一二”

以后，上海工人的工资，是减低了，特别是过去有很长斗争的纱厂工人的工资。斗争最激烈的广东、武汉，这种现象更加厉害。据报纸载武汉工人工资，能照所谓“共产时代”维持原状的，只有十分之二，十分之八是减低了，如去实际考查，无论如何，在武汉方面工人的工资总有十分之九是减低了的，只有很少数的维持原有工资（银行行员）。广州建筑工人的工资，由九毛半减至七毛，油业工人工资被厂主减了三次，印务工人工资曾斗争一次，而且工人的工资，均由资本家自定，定了多少，就是多少，工人不能过问。安源的矿工，只有一角钱一天，云南矿工工资是三元钱一月，天津北方纱厂最高每日四毫二分，最低每日一毫，还有一种学徒（叫里徒）每月只有八毫钱，地毯工人最高的每日五毫，最低的每月二三元，芜湖纱厂工人工资最高每日三毛，最低每日一毛。上海店员手工业者，在斗争中所得的增加工资条件，都沒有完全实行。上海纱厂工人，从前做十六支纱的，现在做三十二支，从前一人管理一部或二部机器，现在一人管三四部，实际上是加重了工作，减少了工人，降低了工资。再拿物价来说，是高涨了，工资却无形降低。北方一带工人，从来没有增加过工钱，就是上海有一部分工人稍为增加一些，而物价的高涨，已经超过了增强的数量。北方铁路工人欠薪到几月或十几月不发，都是无形减低工人工资的明证。至于物价的增高，从民国二年到十七年物价的指数看，在广东增加了三分之二，在上海也增加了三分之二，天津增加了一半，我们以工人日常需要品的粮食为例，在北方，拿百分比来说（以一九二三年为一〇〇，下同），在民国二年，米价是百分之六四·八四，现在是百分之一二三·二八，几乎增加了一倍。再就上海看，民国七年，米价是百

分之七六，现在是百分之一二三·五八，除主要的粮食外，还有日用品，油盐，小菜，茶，都增加到两倍左右。

二 工作时间加长

工人工作时间，就一般说，不但沒有减少，并且是无限的加长了。就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年）的统计，工人在斗争中得来的：国家企业每日工作时间九至八小时，武汉纱厂十小时，店员十二小时，童工九至八小时，自国民党反动以后，除铁路及国家企业，仍保留着九或八小时工作以外，其他各产业工人工作时间，都恢复了十小时以上。如上海纱厂和丝厂，现在六进六出，实际是十二小时的工作，以前所爭得的吃饭半小时的休息，现在都沒有了，至于星期休息，在工作忙的时候，是沒有的。……

三 工作加重

帝国主义以“生产合理化”的方法，逐渐部分采用在中国直接所经营的工厂，使工人阶级的工作加重了。如用蒸气发动的改用电力（如上海纱厂），用煤的改用煤油（如外洋轮船），一般重工业轻工业的机器，都采用最新式、最精良的机器，减少工作人员，加重在业工人工作。在中国工厂里面，加紧剥削工人，提高生产率，节省生产费，裁减工人，加重其他工人的工作，更普遍造成绝大的失业的恐慌。

四 待遇的恶化

现在工厂中的待遇，是一天恶化一天，工厂中打骂工人、苛罚工资，随意开除工人是极平常的一件事，无足奇怪。以前工厂中的赏工，现在都取消了。在武汉政府反动以